“汉石墨韵·鲁迅与汉画像石拓片展”正在上海举办,今天,让我们回忆一下——

鲁迅收集南阳汉画的前前后后

□本报记者 李 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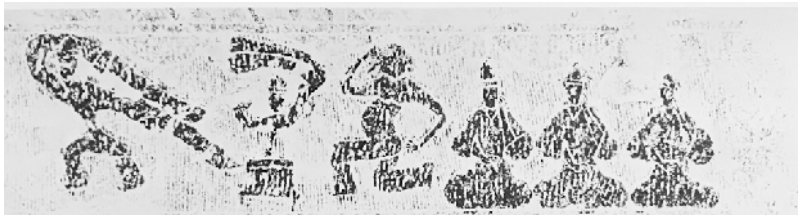
南阳汉画馆就坐落在卧龙岗南端,在宽阔的馆前道路上抬头望去,馆区整体布局一目了然,即使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,大门处的仿汉门阙及主体大楼的仿汉建筑,也明明白白传递给你一个“它必定关乎汉代”的信息。

走进陈列大厅前,你未必留意到门上“国家一级博物馆”的牌子,但深入其中后,你必定会为里面一块块像石所震撼,片石片纸、浅墨淡影里,尘土飞扬的连车列骑,歌舞升平的饮宴行乐,云气升腾的仙人祥瑞,日月星象的天文神话,人兽相斗的惊心动魄……这是怎样的一种雕刻艺术啊,于寥寥数笔中生动传神地撞击着你的感官,一时间汉风起兮,手指似乎叩开了刻于立石上的辅首衔环,转眼间自己置身于瑰丽壮阔的汉代图景中,走,且田猎去!来,且宴饮吧!听,这舞乐……疏朗的布局,流畅的线条,张扬奔放的个性,浪漫又写实的想象,沉浸其中,你也许会为自己荡魂摄魄的感受吃惊。

无须吃惊。深深倾心于这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之大汉雄风的,不仅有你我普通观者,还有不少大家名家。比如吴冠中,面对南阳汉画,这位著名画家激动得“简直要跪倒在汉代先民的面前”。比如鲁迅,他不仅大赞“唯汉人石刻,气魄深沉雄大”,还托人收集南阳汉画拓片241幅。

是的,鲁迅。他与南阳汉画的故事,要从上世纪30年代说起。

阳乌、北斗七星(上) 斗牛、兽斗(下)
(南阳汉画馆共展出鲁迅藏拓片原石17块,以上为其中两块的拓片)



鲁迅收藏的“舞乐杂技”拓片

鲁迅收藏的“二桃杀三士”拓片

收集起因:希望为现代中国美术提供借鉴

南阳汉画馆共展出鲁迅收藏的拓片原石17块。总在细品汉画像石后,再低头读读简介,不经意间便发现这么一句:此石拓片曾为鲁迅收藏。于是,那流畅遒劲的线条似乎在原石中动了起来,它们,将一代文豪与南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汉画像石是豪放雄迈的汉代民风的缩影。“南阳是全国汉画像石四大集中地之一,这和南阳在两汉时代发达的经济文化、特殊的政治地位及当时社会的丧葬习俗是密不可分的。”南阳汉画馆研究员牛天伟说,西汉时南阳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五大商业都市之一,东汉时南阳是南都帝乡,“王侯将相宅第相望”,而汉代盛行“灵魂不灭、事死如生”的丧葬观念,再加上儒家思想中推崇厚葬以致孝,南阳一带便出现了大量豪华坚固的画像石墓,“鲁迅一生收藏汉画像石拓片600余幅,其中南阳汉画有241幅之多”。

鲁迅搜集与研究汉画拓本的历史很早,其好友许寿裳在回忆他的美术活动时说:“鲁迅爱好艺术,自幼已然,爱看戏、爱描画,中年则研究汉代画像,晚年则提倡版画。”“鲁迅先生在辛亥革命后就重视金石拓片的收集,仅汉画的拓片足有一大箱子,并集有《汉画像目录》一册。”南阳理工学院教授杨士俊说,早在北京时,鲁迅就大力搜集陶俑、汉魏六朝石刻,处处留心造像及碑刻拓片,晚年搜集到的佳品不下数百种。

在鲁迅看来,“明木刻大有发扬,但大抵趋于超世间的,否则即有纤巧之憾,惟汉人石刻,气魄深沉雄大……倘取人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”。由此看来,鲁迅希望汉画能给现代中国美术提供借鉴,而南阳汉画的雄浑豪放,更让他为之倾心,所以,他从艺术和文化的双重角度去研究汉画像石,并对收藏的每张汉画拓片都予以认真过目和考据。1935年秋,得知台静农结识有南阳朋友、可代为收集南阳汉画拓片时,鲁迅便致信请代为收集,“南阳画像,也许见过若干,但很难说,因为购于店头,多不明出处也,倘能得一全份,极望”。

如何收集:由杨廷宾等南阳人相助而得

南阳汉画馆展厅墙壁上挂有展板,介绍了一些与南阳汉画相关的人物,除了鲁迅,还有董作宾、张中孚、孙文青,这几位,或是南阳汉画的发现者,或是保护者,或是访拓、收藏和研究者。此外还有杨廷宾,为鲁迅辛勤搜集南阳汉画的第一个人。

1935年秋,回到家乡南阳以教书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杨廷宾,收到了王冶秋托他为鲁迅先生搜集南阳汉画拓片的信,并嘱托他用最好的连史纸拓印。曾任河南大学图书馆主任的黄廷珣在1986年撰文回忆说,他1935年秋回家乡内乡县,先到南阳与王正朔、王正今、杨廷宾和曹云阁等相会,“王正朔对我说,他和杨廷宾受台静农和王冶秋之托,为鲁迅拓印石刻汉画,到南阳、南召、方城、唐河、新野、邓县跑了好多地方,发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刻石……前些日子他和廷宾、正今又带着两个颇有名望的拓工到魏公桥、七孔桥看过两次,桥上的栏杆倒好拓印,桥底水面上下还有不少有价值的石基,说无法捶印。”王正朔,王正今,堂兄弟,内乡人,均为地下党员,亦以教书为掩护。黄廷珣在文中说,“我回内乡做了些工作,事成之后又到南阳,是时,王正朔和杨廷宾正在为鲁迅拓印汉画而日夜操劳。他们请来几个闻名的捶印碑帖的老师傅,还有五六个年轻徒弟。这些拓工都在杨廷宾家吃住。”

那时候,南阳杨家屋里堆着一沓沓连史纸和上好的墨等物品,拓工师傅们辛苦奔波拓印,晾干后再包装,由杨廷宾寄往山西运城十幅,让王冶秋转寄鲁迅看看作个样品,后由杨廷宾直接邮寄上海内山书店转给鲁迅。鲁迅日记1935年12月21日记载“……得南阳汉画像拓片六十五枚,杨廷宾寄来,先由王冶秋寄泉州。”鲁迅还给杨廷宾写信致谢,对拓片的质量和内容表示满意,并指示如何注明拓片印石的出处及发现年月。1936年1月28日,鲁迅日记载:“午后得南阳汉画像拓片五十幅,杨廷宾君寄。”那时正是隆冬时节,可以想象得到,杨廷宾人冒着寒冷坚持寻拓汉画是何等的不易。

1936年春,杨廷宾赴南京工作,为鲁迅拓印汉画的工作全部交给王正朔和王正今。1936年夏,南阳暴雨,搜集拓片工作被迫暂停,王正朔将已拓好的60多幅汉画拓片寄给鲁迅。鲁迅当时已病重倒在病榻上,却仍亲自复函,“正朔先生足下:八月十四惠函,谨悉一切……桥基石刻,亦切望于水消后拓出,迟固无妨也。”此“桥”,即南阳魏公桥。然而,这是鲁迅关于南阳汉画的最后一封书信,两个月后他便病逝了。一年多的时间内,在杨廷宾、王正朔、王正今等人的帮助下,鲁迅共收到汉画拓片241幅。

拓片内容:囊括了南阳汉画方方面面的题材

从小痴迷中国传统文化、已涉足汉画拓片领域近20年的市民王世广手中,收藏着一本1986年出版的《鲁迅藏汉画像(一)》,里面收录了鲁迅所藏的南阳汉画拓片200幅。一页页翻看,让人不由一次次地慨叹南阳汉画超乎寻常的魅力,就像进入南阳汉画馆一样,即使起始不以为然,但细品下去便会沉醉其中。“南阳汉画线条简洁洗练,内容丰富,容易让人产生共鸣,所以鲁迅也被它的魅力所吸引。”王世广说。

从书中可以看到,当年杨廷宾等人为鲁迅拓印的南阳汉画石拓片内容丰富多样,于万兴东大药房后边发现的“建鼓舞”汉画石,于白河南岸出土的“建鼓舞”汉画石,于民主街发现的“二兽相斗”汉画石,于魏公桥上拓印的“交龙”,于瓦店拓印的“象人戏兽”等,可以说,南阳汉画方方面面的题材,社会生活、历史故事、天文星象、神话祥瑞、舞乐百戏等皆囊括于内。其中一幅“二桃杀三士”,与目前南阳汉画馆展出的两块“二桃杀三士”汉画像石的表现形式不同,“‘二桃杀三士’题材有多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汉画像石,除了鲁迅收藏的和南阳汉画馆的外,还有地方有,比如方城博物馆。”王世广说。

如今在上海,由上海鲁迅纪念馆、北京鲁迅博物馆(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)携手南阳汉画馆、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、滕州汉画像石馆共同主办的“汉石墨韵·鲁迅与汉画像石拓片展”正在进行中,南阳汉画馆为展览提供了15幅汉画拓片。在牛天伟看来,这次展览较为独特,是国内首个融合不同领域(鲁迅研究与汉画像石研究)成果、整合不同地域博物馆藏品的一次展览。展览共展出汉画像石、汉画像石拓本及仿真复制件等共155件,其中鲁迅收藏的汉画像石拓片、研究手稿等37件,许多展品是首次公开亮相。一代文学大师的身影,以汉画像收藏鉴赏家的又一种身份,再次清晰地走进我们的视线。⑦1